



中学生一世珍藏书系

ZHONGXUESHENG YISHI ZHENCANG SHUXI

阳光的味道

最具中学生 人气的100篇 微型小说

YIBAI PIAN WEIXING XIAOSHUO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图书

李永康◎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学生一世珍藏书系

ZHONGXUESHENG YISHI ZHENCANG SHUXI

阳光的味道

最具中学生
人气的100篇
微型小说

✻李永康◎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的味道:最具中学生人气的100篇微型小说/李永康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2

(中学生一世珍藏书系)

ISBN 978-7-80206-798-1

I. 阳… II. 李…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2770号

阳光的味道——最具中学生人气的100篇微型小说

◎主 编: 李永康

◎出 版 人: 朱 庆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责任编辑: 朱 宁

版式设计: 凯 特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制: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798-1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红绣鞋	王奎山 (1)
逍遥游	聂鑫森 (3)
乡村歌吧	安 庆 (6)
杭州路 10 号	于德北 (9)
洗手间里的晚宴	周海亮 (12)
外婆点亮煤油灯	谢志强 (14)
弯弯的月亮	袁炳发 (17)
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	陈永林 (19)
身后的眼睛	曾 平 (21)
高等教育	司玉笙 (23)
风 铃	刘国芳 (25)
门	安 勇 (27)
蝥蝥为什么鸣叫	海 飞 (29)
十二岁出门远行	李永康 (31)
亲吻爹娘	江 岸 (34)
祝我生日快乐	王琼华 (36)
阳光的味道	韩昌盛 (38)
你唱的歌儿真好听	邵孤城 (40)
青岛啊, 青岛	刘兆亮 (43)
冠军母亲的诞生	童树梅 (46)



画家和他的孙女	王奎山 (48)
讲 究	孙春平 (50)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侯德云 (52)
行走在岸上的鱼	蔡 楠 (54)
伊人寂寞	陈 毓 (56)
租个儿子过年	宗利华 (58)
最美是百合	于德北 (60)
天下第一桩	凌鼎年 (62)
永远的门	邵宝健 (65)
一只鸟	芦芙荭 (67)
老中医	邓洪卫 (69)
前朝遗老	沈祖连 (72)
一场叫纪念的雪	海 飞 (75)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77)
独腿人生	罗伟章 (79)
刀马旦	周海亮 (82)
夜 色	一 冰 (84)
大 暑	阎耀明 (86)
最后一颗子弹	奚同发 (88)
幸福倒计时	李世民 (91)



偶 然	王奎山 (93)
米字幅	孙春平 (95)
握 手	侯德云 (98)

芦苇花开	蔡楠 (101)
一片白云	谢志强 (103)
皮影王	宗利华 (105)
怀念一只被嘲笑的鸟	刘建超 (107)
就要那棵树	伍中正 (109)
梦 想	黄克庭 (112)
再年轻一次	凌鼎年 (114)
雪夜历险记	杨清舜 (117)
砵 米	刘黎莹 (119)
铁	周海亮 (121)
三娘教子	亦 农 (123)
送 别	阎耀明 (125)
人类起源	马新亭 (127)
黑蝴蝶	刘国芳 (129)
灵魂的颜色	徐均生 (131)
等待那只手	巩高峰 (133)
仲秋夜	聂兰锋 (135)



滑一刀	刘建超 (138)
谁听见蝴蝶的歌唱	陈 毓 (140)
套 当	符浩勇 (143)
爷爷的枪	马新亭 (146)
狼 性	尹全生 (148)
山乡的五月	金 光 (150)
毒不死的狗	陈永林 (152)
小贱妃	红 酒 (154)
崖边对话	曾 平 (156)
端 米	刘黎莹 (158)
等待敲门	汝荣兴 (161)
无言的骡子	相裕亭 (163)

五一 是几号	安 勇 (166)
一匹马的微笑	珠 晶 (168)
因为 有爱	亦 农 (170)
红 风 筝	陈 敏 (172)
雪 祭	陈力娇 (174)
两个人的感冒	王培静 (176)
王得光最后的要求	魏永贵 (179)
民工洗澡	曾 颖 (181)



头条新闻	周 波 (183)
品 茶	闵凡利 (185)
延安旧事	尹全生 (187)
疼痛银行	谢丰荣 (189)
柴米油盐醋茶	吴保成 (191)
试 飞	侯发山 (194)
让我站起来	游 睿 (196)
包 袱	中 学 (199)
寄 钱	白旭初 (201)
玩 笑	孙春平 (203)
疏 忽	刘正权 (206)
我也想上学	天空的天 (208)
彩 虹	梁晓泉 (210)
谁偷了曹操同学的手机	魏金树 (213)
背对远方	吴富明 (216)
半个瓜皮爬上来	非 鱼 (218)
诚实是金	邵昌玺 (220)
8 路车	韩昌元 (221)
那年冬天好大雪	连俊超 (223)
义 犬	长 笑 (225)

红绣鞋

一大早,七婶就起来了。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腊月廿四,是麦苗出嫁的日子。她想简单地弄点饭吃吃,就到黄瓜园贵他姑家去。她想躲过这一天,免得自己看到麦苗出嫁伤心,也免得麦苗难受。

刚刚做好饭,麦苗就一头撞了进来。麦苗进了屋冲她叫了一声“婶”,就到西间里去了。

她没有往西间里去。平日她就不常往西间里去。那是贵住的房间。贵参军前就住在西间里。

过了一会儿,麦苗从西间里出来了。七婶抬眼看了一下麦苗,见麦苗脸上竟是出奇的平静。她知道麦苗是个挺有主见的闺女,就放心了。

麦苗说:“婶,做饭了没?”

七婶说:“做了,刚做中。”

麦苗说:“婶,我来晚了。”

七婶说:“看你说的。今儿个是啥日子!”

麦苗麻利地将平日吃饭的小方桌往屋当间一拉,用抹布擦净了,又在上岗子上放一把小靠椅,就拉七婶往上坐。

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了。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肯往上岗子上坐。

七婶说:“苗儿,你看你。”

麦苗说:“婶,您上坐,您上坐。”

七婶说:“这妮子,你看你。”

麦苗说:“婶您上坐,我有话说。”

七婶说:“这妮子,哪能这样哩,不兴不兴。”

到底没有麦苗的力气大,被麦苗连推带拉地按到了小靠椅上。

七婶说:“屋里有爹有娘的,那可不兴。”

麦苗不答话,麻利地抹了一只碗,盛了一碗红薯稀饭,又拿了一个馍,一双

筷，小心地来到七婶面前，庄重地跪下。

七婶仰起头，闭上了眼。虽然闭上了眼，那眼泪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麦苗说：“娘，吃饭吧！”

麦苗说：“麦苗今儿个就要走了，再给娘端一碗饭。”

麦苗说：“往后，娘再想吃麦苗端的饭，就难了。”

七婶只好睁开眼，将饭接过来，放到桌子上。抬眼去看麦苗时，见麦苗早已哭成了个泪人儿。两个人遂抱在一起，畅畅快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七婶首先止了哭，又扳起麦苗的头，用手给她擦脸上的泪。

七婶说：“苗儿，今儿个是你的喜日子，高高兴兴地走。”

七婶说：“啥也不怨，怨俺贵没福。”

停了一下，又自言自语地说：“你说说你咋恁傻哩你个龟孙！一个团一千多号人，人家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偏你……”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人家都知道有爹有娘有老有小偏你个龟孙啥都不知道哇我的傻儿我的憨乖乖……”

又大声哭了起来。

麦苗也跟着哀哀地哭。

隐隐约约地，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七婶止了哭，细细地听。麦苗也细细地听。

欢快的音乐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又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七婶说：“苗儿，快回吧，人家来了。”

麦苗点点头，站起来转身就要走。刚走了两步，又转回来说：“啥我都给麦叶交待过了，担水、劈柴……”

音乐声和鞭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七婶推着麦苗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七婶看到一辆披红挂彩的汽车正从村北头开过来。

麦苗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娘，你回吧，过了三天我回来看你。”

音乐声和鞭炮声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了。七婶一把将麦苗推出门外，转身“哐”地一下将大门关上，背靠着大门，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声和鞭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七婶踉踉跄跄地走进堂屋，又朝西间里走去。她想给贵说几句话。

掀开门帘，七婶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桌子上，贵的遗像面前，是一片耀眼的红。

那是一双新鞋。

一双红绣鞋。



逍遥游

江南大学是一所老资格的大学，中文系又是江南大学的名系。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有一批久负盛名的老教授，在许多专业上可说是一言九鼎，领风气之先。

名圣臣字散木的贺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贺先生喜欢独来独往，以书为伴。上课之外，不串门，不交际，不嗜烟酒。唯一的爱好是在休息日，带一两本古书和一些干粮到郊外的僻静处，赏玩山水后，坐在树下读书。他的眼睛真好，读了这么多书，却无须戴眼镜。他曾以诗嘲弄那

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辈：“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

“文化大革命”说来就来了。

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儿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用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特别是春夏之间，贺先生识得许多野菜，比如马兰头、蕨菜、地菜、马齿苋……他亲自去采，以补蔬菜之不足。

陶淘问：“您怎么识得这么多野菜？”

贺先生说：“我不是出生于书香世家，我的父亲是农民，是祠堂资助我上的学。另外，我看过许多这方面的书，孔子说多识鱼虫草木之名，想不到现在用上了。”

陶淘说：“您很有童心，我却没有，惭愧。”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日子短了，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

陶淘一边工作，一边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痂。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



安庆

乡村歌吧

燕子北回的那个季节,晓莉的“乡村歌吧”在一挂长长的鞭炮声中开了张。

歌吧很简陋,就是三间大屋的一端放了一台大彩电,一台VCD,靠墙的两侧摆了两溜儿的大沙发。

乡村歌吧犹如一颗投入潭中的石子溅起层层涟漪。晓莉看到一张张喜悦激动的脸,进出的青年男女荡漾着青春的气息。晓莉没想到歌厅生意会这么好,每天晚上本村和邻村的年轻人蜂拥而至,点歌者十分踊跃,每首歌收两元钱,一夜竟能收入几十元。

丈夫大千外出打工了。歌厅需要个帮忙的,晓莉就找了跛腿的二根为她看管音响。二根有一手娴熟的家电修理技术,只是因为腿跛,二十四五岁还是光棍一条。二根是个心强手巧又踏实本分的人,他和晓莉是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也曾暗恋过晓莉,但因为自己腿跛,只好自卑地把感情暗藏在心底。

每天晚上二根早早地来到晓莉家,帮晓莉收拾屋子,放好音响,等待着顾客的到来。人走完了,二根又跛着一条腿帮晓莉整理屋子,拾掇电器。干了几天,晓莉执意按每晚十块钱付二根劳务费,二根固执地谢绝了。

晓莉说:“二根,再不要钱,我可不让你帮忙了。”

二根不好意思地看一眼嗔怪他的晓莉:“等再干一段时间,我一块儿拿好不好?”

晓莉只好依了二根。

每晚二根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帮晓莉。歌厅的生意不错,二根总是忙忙碌碌的。二根的那条跛腿在音响边站起坐下,让晓莉看了有些心疼。

有一次晓莉问:“二根,累不累?”

二根抬起头,看见一双清纯有神的眸子,心一颤,慌慌地说:“不累,不累的。”

晓莉抓过二根的一只手,把一沓钱放在二根的手里:“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二根赶忙又往晓莉手里塞钱:“晓莉,难道这力所能及的忙我也不能帮吗?”

难道我帮忙就是为了这钱？”二根真想把晓莉那只温润的手一直拽下去，这是他向往了多少年的梦，可是他理智地松开了。

二根还是执拗地把钱还给了晓莉。二根说：“等我将来能找个对象时，你和大千给我随份贺礼好了。”

晓莉说：“这哪跟哪啊，难道你不帮忙我们将来就不为你贺喜么？”

但不管怎么说，那钱二根还是没有收下。

晓莉把歌厅的经营情况写信告诉了在外打工的大千。不久大千回来了，大千看了晓莉在家里办起的简陋的歌吧，有些疑惑地问：“就这就把钱挣了？”

晓莉说：“是呀，唱一首歌两元钱，一夜能挣几十块呢。”

大千笑了。“真是眼界太窄了。”大千说，“我们也学城市吧，建几个单间，找几个陪舞的小姐，生意肯定好，那些发了财的乡村大款就爱傍小姐呢。”

晓莉摇摇头：“那样不好，有点黄色的味道，不健康。还是就这样吧，给村里青年提供个聚会的场所，他们挺欢迎的。”

大千说：“现在就兴单间，思想应该解放，三里五村的还没有设单间的舞厅吧？我们办了肯定行。”

二根那晚也在听他们谈话，听着听着就插话过来：“大千，那样不好的，咱是乡村。”

大千狐疑地剜一眼二根：“二根，在我们家看了一段音响，怎么说话也偏向晓莉了？”

二根说：“不是，那样真的不好。”

大千说：“这音响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专心修你的电器，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

二根没话。二根看一眼晓莉，好像在问她明天还来不来看管音响。再说他真有点儿怕来了看不了音响。他想见到晓莉，每晚都见到晓莉，这对他干涸的心似乎也是一种安慰。

晓莉也好像看出了二根的意思。“二根，你是我请来的，该来还来吧！”

二根照样每晚来歌吧做他的音响师，只是大千看他的目光好像越来越异样。

大千执意建起几个单间，从城里找来几个陪歌陪舞的小姐，生意果然兴隆。只是二根显得更忙了，两只手更没有了闲暇的工夫。

歌厅的生意依然火爆，单间没生意的时候小姐们也在大厅唱歌，还十分热情地教人跳舞。晓莉还发现，那些舞女们和大千眉来眼去的，好像有些不正常。进出单间的男人越来越多，小姐们像发现了新大陆，想不到这乡村歌吧生意也这么好，她们娇滴滴对大千老板老板地喊，甚至有时候还当着晓莉的面和大千打情



骂俏。

大千每晚数着成沓的钱乐滋滋的，晓莉的心却跳得越来越厉害了。

二根也隐隐地感到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晓莉说：“那单间撤了吧。”

大千说：“怕什么，生意好好的，你怕钱扎手啊。”

这次两个人终于闹翻了。

时光的河水还是不紧不慢地流。

歌厅真的出事了，在那个满野玉米飘香的季节，歌厅被查封了。

晓莉那天大哭了一场。将近一年的收入被罚得精光。大千也被拘留。二根去看过晓莉几次，两人只是默默无语地坐着。

大千出来后的一天夜里，晓莉被大千打得死去活来。

晓莉淌着泪跑出去，跑到村外的那片槐树林，她搂着一棵树嚤嚤地哭泣，这时候有人给她递过来一条毛巾，是二根。二根说：“我什么都知道，是你……”

晓莉忽然伏在二根的肩上大哭起来。

二根的眼角也湿了。



杭州路 10 号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 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 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孩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 10 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



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

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10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她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